

隋炀帝

丁家桐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隋炀帝

隋炀帝

隋炀帝

丁家桐著

(苏)新登字007号

隋 炀 帝

作 者：丁家桐

责任编辑：沈 瑞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江苏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3.625 插页2

字数：300,000 199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5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424-0/I·405

定 价：7.50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尽道隋亡为此河，
至今千里赖通波。
若无水殿龙舟事，
共禹论功不较多。

——皮日休《汴河怀古》

昔人谓陈后主、隋炀帝作翰林，自是当
家本色。夔亦谓杜牧之、温飞卿为天子，亦
足破国亡身。乃有幸而为才人，不幸而有天
位者，其通不遇，不在寻常眼孔中也。

——郑板桥《南朝》

主要人物表

杨 坚	隋文帝
独孤后	杨坚妻
宣华夫人	隋官妃，陈后主之妹
杨 勇	杨坚长子，太子
杨 广	杨坚次子，炀帝
萧 后	杨广妻
杨 谅	杨坚五子，汉王
兰陵公主	杨坚女
南阳公主	杨广女
宇文述	许国公，左卫大将军
宇文化及	宇文述长子，右屯卫大将军
宇文士及	宇文述次子，杨广婿
宇文恺	将作大匠
裴虔通	监门直阁
司马德戡	武贲郎将
高 颎	齐国公，尚书左仆射
王 韶	晋王府长史

杨	素	楚公，尚书令
韩	擒虎	庐州总管，伐陈先锋
贺	若弼	吴州总管，伐陈先锋
薛	道衡	诗人，番州刺史
裴	矩	黄门侍郎
长	孙晟	武卫将军
张	衡	黄门侍郎
李	密	反隋领袖
杨	玄感	反隋领袖
刘	霸道	反隋领袖
李	德逸	反隋领袖
老	尼姑	襄阳萍儿，后入空门
苏	娘	扬州织练、卖唱女子

这是一部描写隋炀帝杨广的历史小说。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杨广统一南北、开凿运河、平定边患、改革弊政的种种伟业，展示了他刚毅而狡诈的性格和他的雄才大略。描述了他夺取权力又滥用权力，获得民心又不恤民命，迅速从权力顶峰堕入毁灭深渊的过程。围绕这样一个既像天使又像魔鬼的人物，有一群性格不同、命运迥异的女子在爱与恨的漩涡中挣扎，一个个在历史巨变的波涛中沉沦，成为悼念那个悲剧时代的素馨的花环。这里有上层权贵的明争暗斗；这里有下层庶民的辛酸苦痛；这里有男女贵贱的悲欢离合……古城面貌、边塞风情，让读者走进一千三百余年前为鲜血与泪水浸透的历史画卷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随州汤饼会	1
第 二 章	少年王	15
第 三 章	王师下江南	26
第 四 章	金陵劫	44
第 五 章	棋中棋	63
第 六 章	姊妹花	80
第 七 章	大宝疑案	96
第 八 章	相思盒	116
第 九 章	同室操戈	127
第 十 章	运河之梦	145
第 十 一 章	兰陵悲歌	166
第 十 二 章	又建东都	185
第 十 三 章	献食	202
第 十 四 章	北国之旅	214
第 十 五 章	止谏	230
第 十 六 章	西域行	246
第 十 七 章	文祸	267
第 十 八 章	江都萤火	283
第 十 九 章	白马吟	302

第 二 十 章	黎阳之变	319
第二十一章	大业殿的火光	344
第二十二章	三下扬州	360
第二十三章	二十四桥风月	377
第二十四章	焚草之变	396
第二十五章	风雨雷塘	421
后 记	428

第一章 随州汤饼会

乃生男子，载寝之床。

朱蒂斯皇，室家君王。

——《诗经·斯干》

鼓声凝重而悠长，在寂静的长安上空旋绕，缓慢地向四乡扩散。五鼓刚过，东南方向的清门才开了一道缝隙，武卫府打扮的一行五骑，流星似地闪出了城门，在官道上疾驶。领头的一位小将绷着扁脸，皱着眉头，一副庄严的神色。过了产河，他蓦然回头问：“链子带了？”随从应声道：“带了三十根。”他摇摇手：“少了！”日上三竿，一骑人擦过蓝田，随从怯怯地问：“何处拿人？”小将瞪起了眼睛，眼睛小，瞪起来圆圆的，光芒逼人：“晋公的法度，你懂吗？”问话的伸了伸舌头，不再开口。春天了，坚冰融化，山涧流水淙淙。初升的太阳映在鲜卑小将的奶白色的脸蛋上，有一层淡淡的红光，显得生气勃勃。

官道通向商洛，然后沿着汉水，到达襄阳。

途中饮酒，误了两个时辰，到达襄阳时，已是第二天的晚上。小将军嫌城中官驿无趣，就在东门外一处驿店下马。驿店是座小楼，楼上十分清幽。给小将军端酒送菜的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女，风致娟好，在身前身绕来绕去。少女低头斟酒时，胸前肌肤露出一半，项下有一粒朱砂痣，一阵阵香气袭人。小将军一口吹灭了烛，又随手把门闩上，这时楼下刚报二更。

小将军旅途寂寞，这一夜算是美美地度过了良宵。在怀里，少女软声软气地问：“是宇文述将军吧？”小将军诧异，但是想起在途中说过姓名，嗯了一声。少女捏捏枕下的黄绫子：“什么东西？”小将军连忙按住她的手：“别动，晋公交的圣谕，捉人的。”“到襄阳？”“随州。”“谁？”小将军沉吟了一下。那女的在被里蠕动着，闹得小将军咯咯咯地笑了起来：“说，说。”他在少女耳边轻轻说了一句，又说：“晋公要逮老虎，先抄老窝！”那女的听了，颤抖了一下，打个哈欠说：“屁大的事，有什么新奇的！”翻了个身，片刻工夫，便有了鼾声。

第二天清晨，小将军揉揉睡眼，想想昨天夜里的话，楼上楼下遍寻少女。驿店不大，统统不过七八间屋，三个耳聋眼花的老头儿。宇文述问：“那女人呢？”有两个清早在打盹，有一个说：“举人？咱大周不开科，没举人。”手下的一个兵知道了将军找女人，手指指后山。将军快步出店，登到高处一望，果然那少女着的红衣，正和一个女尼在悄悄说话。“宇文述见了，高叫道：“店主，店主！”攀着树根，向那少女跑去。将军心里慌，引起了少女的猜疑，身子一闪，在林间不见了。小将军正是精力旺盛的年纪，象猿猴一样直蹿山头，朝女子走动的方向瞭望，什么也没见到。小将军的心凉了，担心万一昨夜失言，误了大事，关系到自己的前程，如何是好？蓦然间，崖边有个红影子闪动

了一下，小将军眼尖，拈弓一箭。眨眼之间，那红影子应声落崖，就象秋天里飘飘的一片落叶。将军赶到崖边，俯首看看崖下，深渊万丈，估计落了崖的，十个是十个没命的了。小将军在崖边看了一阵，猛然想起还有一名女尼，但为时已晚，这女尼哪儿去找？小将军也是过细的人，心想也许这女子早起，和女尼谈的是另外的事，根本就与朝堂无关。想到这里，心也安了，关照从人迅速上马赶路。这时候红日高悬，走了里把路，小将军猛然勒住马，叫从人赶快回头，把客店里三个老头引到林里，接着套着耳朵交代了一阵。从人犹豫，小将军火了：“这里匪店，除恶务尽！”从人只好去了。将军在路边等候，踱来踱去，心里总是忐忑不安。神思恍惚时，猛然觉得肩头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，又传来喻声喻气的一声：“小将军！”宇文述陡然一身冷汗，纵身一跳，再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襄阳总督韩擒虎。韩将军三十多岁，自幼习武，是个爽快人，他对小将军说：“京中大变，你知道了？”宇文述懵了。韩将军是个肚子里藏不住话的人，说出一件事来，吓得宇文述在心里告诫自己，“别乱，别乱！”

这是北周天和四年，设在随州的随公府里的空地上搭了喜棚，喜棚里挂了灯彩，摆了酒筵，款待上门道喜的宾客。随公夫人养了个男孩儿，今天是三朝喜日。随州是个小地方，州城人丁不满两万，但属下有土山、唐城、顺义、平林、上明、党化七个县，驻在这一带的府兵有好几万。大大小小的官将为数不少。官场的应酬是少不了的，那些司马、录事、功曹、参事、主簿以及令丞等等，有的带着湓水的鲜鲤，有的带着桐柏山的金丝蜜枣，有的带着从江南陈国偷偷买来的丝绸，阔绰些的怀里揣

着用足金打成的小锁，骑马乘轿前来贺喜。喜客倒也济济一堂。至于后堂的奶娘侍女，则忙着给新出娘胎的公子洗澡，忙着喂用黄莲、甘草熬的汤汁，一个个都喜气洋洋。就在这当儿，衙门口来了个风尘仆仆的后生，草履上沾满了黄泥。衙役正要盘问，那后生从腰里亮出一样东西，衙役见了，连忙让道。带班的是个络腮胡子，关照来人在门房小坐，他抢先入内，到上房去禀报夫人。

夫人复姓独孤，高颧骨，尖下巴。尽管是鲜卑后裔，身骨于强健，但出血过多，正躺在床上静养，和一位着宫装的中年女人闲谈。女人说：“真是该死，在南阳多耽搁了两天。其实，晋公是晋公，我是我，可南阳的将军呀，刺史呀，都把我这晋公的大妹子当作晋公似的，又送这个，又送那个，烦死人了。”夫人说：“晋公功盖朝廷，天下归心呢。”那女人笑了：“比不得你家随公，南征北战的，我们宇文家的天下，就靠你们杨家给撑着呢。”夫人连连摇手：“你们宇文家是主，我们杨家是奴，奴主是混不得的。”这时候络腮胡子一脚跨了进来，猛然瞥见宫装女子，想回头已来不及了，只得说：“奴才给奶奶、姑奶奶请安。”夫人问：“门口有事吗？”胡子说：“也没大事，只是有几个叫化子在讨喜酒。”夫人挥手：“去找王呆子！”络腮胡子唯唯，退下了。宫装女子摇摇头：“烦死人了。其实，夫人是独孤家的千金，独孤家和我们宇文家才真正是天生的龙种，是苍天派我们来收拾江山的。不是也给你们杨家赐姓了么？姓什么的？”夫人说：“普六茹。”女人讪笑：“普六茹，我们那边是养马的。随公高兴吗？”夫人眉头皱了一下，随即笑上了脸：“高兴。他说，这是晋公的恩典。今后就是胡汉一家了。”那女人在室内走走，东看看，西看看，呵呵笑道：“不管是主是奴，都是一家子么。胡汉一家，这话好。

象你跟了姓杨的，又生了一窝子，不就是一家子了么？”她想想又问：“听说，你生娃子的时候，梦见有条龙飞过，真的吗？”夫人连连摇头：“不，梦见的是条狗。”女人笑笑说：“别哄我。听说，他叫阿摩，飞龙摩天的摩？”夫人望望这位精明的宇文女子，说：“看过生辰八字，这孩子长大是没出息的。阿糜的糜字下面不是手，而是个女字。”女人直摇头：“男取女名，不好，不好。”夫人还说：“随公关照，生个男孩，就叫杨广。”女人眼睛一亮：“好呀，前途宽广，将来当个皇上。”夫人吓得出了冷汗：“不是这个意思。汉朝有位李广，是一员虎将。随公说，将来为宇文皇族效力，也做一员虎将。”女人点头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姓宇文的女人走后，门口那后生被带进了上房。看看左右，这后生一把褪了头巾，露出了光头，原来是个女尼。女尼说京使已到邸店，萍儿说是来捉拿杨府家里的人的。夫人脸变了色，问：“京使是什么样人？”尼姑摇头；夫人又问：“来捉府里的什么人？”尼姑还是摇头，说要问萍儿才知道。“萍儿呢？”尼姑说，分别得匆忙，详情就不知道了。就在这当儿，那姓宇文的女人又从前院来了，不用通报，直闯上房。入了房，东看看，西看看，问：“后生呢？”夫人诧异：“什么后生？”女人看看尼姑：“干什么的？”尼姑说：“念几句经，祝夫人康泰，祝小主人平平安安。”说罢，掏出木鱼儿，边敲边念。女人奇怪：“真的没有后生？”夫人沉下脸来，“上房里藏了后生，你要随公用剑把我劈成两段么？”那女人连忙摆手：“别岔气，别岔气！”

讨厌的人走了，独孤夫人便把长史找来。长史叫王韶，三十岁出头，晋阳人，黄胖脸，眉毛和短髭都显得焦黄，译名叫王呆子。夫人叫左右的人都退下，把尼姑送来的信息说了，问王韶：“你看，是不是京中有变了？”王韶说：“晋公把随公看作眼中

刃，肉中刺，朝廷内外都知道。发生万一，倒是不可不防。”夫人急了：“不是万一，钦使已到襄阳，你说如何防法！”王韶跺脚：“晋公太恶，太恶！”夫人叹口气，便叫大儿子杨勇进来，又叫人把才生的杨广抱来，叫侍女退了，对王韶说：“杨家的这点骨肉，就交给你了。赶忙走，走远些。”杨勇才十岁，娇宠惯了，使性子说：“什么鸟东西，我揍扁他。”夫人忍着眼泪说：“有歹人要谋害我们杨家，听妈的话。以后你爹你妈没了，王老爷就是你的爹。”杨勇嚷道：“王呆子，也算爹？”夫人怒了，操起身边的玉如意，就敲大儿子的屁股：“不听话，妈现在就打死你！”王韶连忙跪下：“学生遵命。只要学生一息尚存，决不叫公子损伤毫发。”夫人泪珠儿直滚：“这就对了！”她把襁褓中的杨广交给王韶，又叫杨勇给王韶磕了头，说：“杨家的两条根，拜托你了。万一有个好歹，看在随公份上，务必保存一个。九泉之下，随公和我，也就瞑目了。”王韶连连磕头：“随公大德，天高地厚，王韶肝脑涂地，不敢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怀中的孩子哇哇直哭。夫人急了：“别斯文了，快走吧！”

长史走后，夫人又叫尼姑和大女儿杨丽华过来。杨丽华今年十四，袅袅婷婷，十分标致。夫人把女儿看看，叹口气说：“钦命一到，男儿杀绝，女儿受辱。你不幸生在杨家！”杨丽华已经听尼姑说了，哭得泪人儿一般，跪在床前说：“娘，让女儿到京中求求，父帅冤哪！”夫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：“宇文家的人，都是狼变的。论功，你外祖的功比山还高，到头来是什么下杨？你去吧，听娘的话。”她指指尼姑：“随她去吧。”杨丽华哭得更厉害了，抓住母亲的手说：“娘，你呢？女儿不能走。死，就死在一块儿。”夫人望着屋梁，愣愣地叹气：“死，倒也罢了。就怕凌辱，比死还苦。”尼姑急了：“大小姐，依你娘的话，快走吧。钦使一

到，就晚了！”

官装的女子并不清闲，衙里衙外逢人说说笑笑，不消两天工夫，随公府上上下下的人，她能一个个说出名字。她叫宇文捷，是晋公宇文护远族的妹子。她的父亲是员戍将，东征时负了重伤，临终托孤，大树底下好乘凉，请权倾朝廷的晋公宇文护照料孤女。宇文捷有几分姿色，善解人意，哥哥便把她留在府里。鲜卑人不象汉人讲究礼教，许多事都比较开通，名份上是兄妹，却做了许多不是兄妹的事。这些事如果还在草原部落里，也许算不得什么，可是现在汉胡杂处，晋公又有太师之尊，难免有许多风言风语，也就难免有所顾忌。恰巧一员汉将新寡，晋公赐婚，嫁了妹子。女人认为自己的姓是贵姓，胡人的其他姓氏诸如慕容、拓跋、独孤之类已经是贱姓，至于汉人的姓，则更是贱中之贱了。嫁鸡不能随鸡，三天两天还是要往哥哥这边跑。她丈夫心里窝火，和另一位汉将对饮，脸喝红了，把晋公骂了个狗血喷头。女人告了密，这两员汉将都给拿问正刑了，从此，大义灭亲的宇文小姐成了寡妇，又回到晋公府里。这时候，晋公囚杀了第一个皇帝侄儿，又用药毒死了第二个皇帝侄儿，正在扶立第三个皇帝侄儿，就是周武帝，朝廷的事忙得一塌糊涂。妹子又回来，讨喜尽管讨喜，但是也惹麻烦。他要妹子再嫁，妹子说：“字是天，文是君，宇文家的人受不惯那些贱姓的气，就别再撵我了。”哥哥说：“你也太呆气，没有晚姓，光是一个字文，也贵不到哪里去了。要学会胡汉杂处。”妹妹说：“你这样的人，不过是个晋公，那杨坚算什么东西，也称随公，平起平坐，这不是尊卑不分了吗？”哥哥开导说：“朝堂的事，你们妇人不懂。虚虚实实么。现在只要他晓得身分，处处识相，放一放再说。”妹妹用

兰花指头戳了一下哥哥的脑袋：“你不知道，外面不识相的多着呢。不管怎么说，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这辈子跟你跟定了。”晋公摇摇头：“这事不好弄，你嫂嫂这边还好说。朝廷那边我的面子还得顾着。你还是要再想想。”女人体贴哥哥，不流泪，不发火，最后说：“这样子吧，我到四方走走，做你的耳目；什么羊公猪公的，心里不向着你，抓着点儿把柄，该下手的就要下手，无毒不丈夫。帮你办点事，让你惦念着，我也踏实些。”哥哥心里感激：“这就苦了你了。”

随州这地方，虽说属于北国，但是离长江不远，四季分明，稻粱菽，麦黍稷样样都有。府里弄膳食的有北人，也有南人。用上色米面做成饼，用羊肉、牛肉、狸肉、狍子肉以及种种山珍做成馅儿，用新鲜的大鲤鱼烧成汤，还有种种菜肴，一等天黑，就要开席。就在红日西沉时分，有人悄悄溜进宇文捷的上房，小声叽咕几句。随公府里，原来就有几枚晋公栽的钉子，这会儿，有了邀功的机会，平日沉默寡言的几个人都活跃起来了。那女人听了咬耳朵的话，笑道：“金丝鸟的翅膀拍得再响，也飞不出晋公的笼子，街上的兵布得再多，只好吓唬天上的麻雀子，能怎么样？别大惊小怪的。”过一会儿，又有人来传信，说是长史王呆子从后门走了，慌慌张张的，一手搀着大少爷，一手抱着一包东西。宇文捷瞪大着眼睛，一时想不出个眉目来。偏偏这时候，又有人在外面嚷嚷：“小少爷呢？小少爷呢？汤饼就要开锅了，真急死人！”女人猛然一惊，觉得府里大概出了什么事，连忙披了衣赏，带了两个贴身的丫环，先到后园，细细地问了看门人，然后再沿围墙转到府门口，察看动静。围墙转了个弯，直通西边的大邀，大邀上来了风尘仆仆的皇差。女人把领头的细

•